

第一章

《大树西迁》剧本

第一章
《大树西迁》剧本





我饱含热泪,谨以此剧献给投身西部建设的伟大拓荒者。

——作者题记





时间:1957 ——2007

地点:西安·上海

人物表

孟冰茜——西部交大教授

周长安——西部交大教授

苏毅——孟冰茜丈夫

苏小眠——孟冰茜之子

苏小枫——孟冰茜之女

尹美兰——上海市民

杏花——卖鸡蛋的农妇

古丽——苏小眠之妻

苏哲——苏小眠之子(由饰苏小眠者扮演)

教师、学生若干

第一场

[字幕：一九五七年夏。

[西部交大校园内。

“热烈欢迎交大西迁联欢会”正在排练。

[极具西部风情的《迎宾之歌》唱响：

酒已温烫，茶已泡香，
美味的羊肉泡在等待你品尝。
欢迎您，南国的大雁，
欢迎您，西迁的群芳，
老长安为你披上节日的盛装。
像戴解放的大军一样，
像迎接阔别的亲人还乡。
我汉唐风物浸润的土壤，
是参天大树生长的地方。


[周长安在《迎宾之歌》中拉板胡领唱。

[苏小眠在一旁学打腰鼓、扭秧歌。

[观看节目的上海教师们热烈鼓掌。

苏毅 如此激越豪迈，很是鼓舞士气呀！冰茜，怎么还把耳朵塞着？
孟冰茜 太缺乏优雅悦耳的情调。周老师，你们这个秦腔节目吼天震地的，可不敢把西迁来的人，在火车站就吓回去了噢。
周长安 （爽朗地一笑）不会吧，我还觉得有些激情不足呢。
孟冰茜 是唱，又不是吵架，别吓死人了。
[众笑。
[风声。
[尹美兰急上。
尹美兰 快，快把我扶住。好大的风啊！诸位，诸位，晴空霹雳啦。
众 怎么回事？
尹美兰 西迁发生重大变故，我的众位“先行官”哪！
（唱）西迁我们做表率，
千里拓荒先登台。





谁知老巢出意外，
大树挪窝根难栽。
形势变化有利大上海，
沿海战事短期起不来。
沪上建设要加快，
西迁可能要翻牌。

(白)我们可是被坑苦啦!

周长安 不可能吧?校舍已经建设好了,一、二年级都迁过来了呀?

尹美兰 又怎么不可能呢?前两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局势紧张,要求沿海的工厂和大学内迁,现在局势缓和了,国家要加快沿海的建设速度,再迁不是无事生非吗?

苏毅 西迁不仅仅是国防的需要,更是支援大西北建设的需要。

尹美兰 苏教授,您的这些观点最近已经不太吃香了,好多人认为,西迁会使交大这棵大树死在大西北的。听说还有一种方案,没来的就不来了,已来的就不走了。

[众议论。

[一女教师上,将哭泣的婴儿递给孟冰茜。

女教师 孟老师,你的宝贝女儿哭得不行,我们都哄不住。

孟冰茜 (接过孩子)噢,噢,噢。你都听谁说的?

尹美兰 我的老同学哇,别两耳不闻窗外事啦,看看你这个留洋回来的资产阶级大小姐,拖家带口的,苏教授又连上海的老房子都卖了,就是组织要照顾他,这后路……

孟冰茜 你说组织照顾?

尹美兰 听说年龄大的,体弱多病的,来了的也可以回去。

苏毅 我不需要照顾,这两种类型都不属于我。

尹美兰 (异样地瞅瞅婴儿)哎呀看我,人家苏教授还是老小伙子我都忘了。(风声)看看这西北风,能把人连根都拔起来,我是撑不住了,回见!

[尹美兰下场时与卖鸡蛋上场的杏花碰了个满怀。

杏花 我的爷呀!鸡蛋。

尹美兰 鸭蛋都不要啦。(急下)

[孟冰茜将孩子交给苏毅后追下。孩子哭。

杏花 哎,老师,我来哄哄。(接过孩子)你们买鸡蛋不?蛋大的很。我



大交待，两毛钱三个，五毛钱八个，要是碰上上海阿拉老师，还可以再搭上一个。

[一青年教师跑上。

教师 苏教授，好消息，学校考虑到您和几位老教授的实际情况，准备让你们返回上海。

[众沉默。

苏毅 小姑娘，你很会做生意呀。（悠闲地挑起鸡蛋来）

教师甲 苏教授，我们怎么办？

苏毅 那要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

教师乙 您是大教授、系主任，连国民党都想带到台湾去的一流科学家，我们是追随您来的。

苏毅 我们来西安整整一年，亲手给这座新校园栽下了那么多树，我是要看着它长大的。

杏花 我大说学校占的这块地是咱村的“刮金板”，长啥啥成。

苏毅 是啊，长安这块土地真是太肥沃了！我常常站在大雁塔下想那个唐朝和尚，他怎么就有那么顽强的毅力，去完成心中的事业，难道他西行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比我们少吗？

杏花 爷呀！唐僧取经，怕怕的太，整整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哪！

苏毅 从上海到西安，铁路是一千五百零九公里，仅仅才走了华夏版图的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二的地方还没有一所像样的高校，我觉得交大西迁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因此，我们也更需要唐朝高僧身上那种精神定力呀！

[孩子又哭，苏毅接过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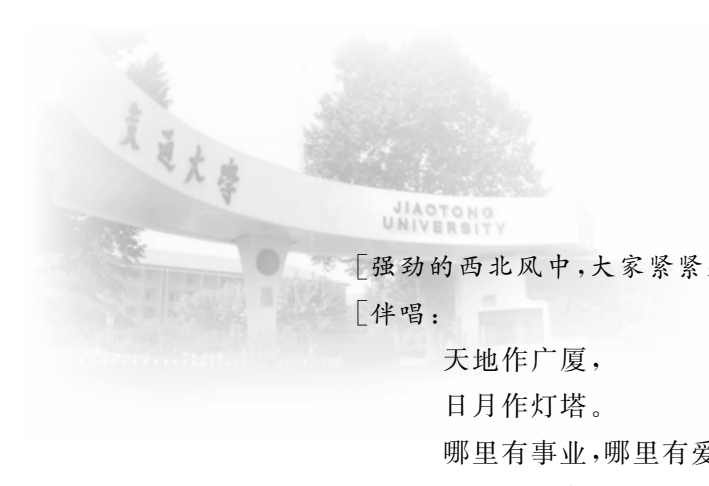
周长安 苏教授，听说你多次去过新疆？

苏毅 我父亲就长眠在那里。他是资本家的儿子，但没有享受大上海的优裕生活，一直带着他的助手——我的母亲，在西部完成着一个地质学家的梦想，最后是死在戈壁滩上的。我给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几句话：天地作广厦，日月作灯塔，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老师甲 苏教授，我们向上海方面发倡议，坚决支持西迁，义无反顾地投身大西北建设！

[众青年教师呼应。

苏毅 我就喜欢热血澎湃的青年。来，请第一个写上苏毅的名字！



[强劲的西北风中，大家紧紧簇拥着苏毅。

[伴唱：

天地作广厦，
日月作灯塔。
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
哪里就是家。

[暗转，孟冰茜家。

[一盆橘树置放在窗前，苏毅在修剪着枝叶。

孟冰茜 老苏，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哪？

苏毅 启什么程？

孟冰茜 都到这一步了，你还犯什么傻呀？

(唱)看窗外黄土弥漫沙尘卷，
荒郊环抱瘦校园。
与海外学术交流受阻断，
空负才志难登攀。

苏毅 (唱)筲路蓝缕志存高远，
开启山林意义非凡。

孟冰茜 (唱)你瘦弱别充英雄汉，
年过半百命知天。
最是孩子花烂漫，
热情切莫误少年。

苏毅 (唱)成材更需苦磨炼，
别惜风雨打荷尖。
迁徙旗帜若不卷，
老苏就是挑旗的杆。

孟冰茜 (唱)激扬使你缺思辨，
偏执让你少前瞻。
顽童秉性难改变，
我只身一人回江南。

苏毅 (唱)江南虽好路已断，
故居易主门上闩。

孟冰茜 (唱)即使沦落马路畔，
魂灵依附上海滩。



(白)苏教授,请送我走吧!

苏 毅 小孟!

孟冰茜 别小孟小孟的,我已经不是你的学生了,我是你妻子,希望听听我的选择。

苏 毅 我主张你留下来,如果说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教授不能来,不正好给了你们青年教师挑大梁的机会吗?

孟冰茜 (毅然地)我宁愿回上海扫马路!我受不了这儿的气候,我过不惯这儿的生活。(愤然进房)

苏 毅 (无奈地在房里走来走去)什么都会习惯的,连这棵橘子树都会习惯的,我坚信!

[苏小眠从房内出。]

苏小眠 爸,我有办法让妈妈留下来。

苏 毅 你……

苏小眠 我使劲掐妹妹脚丫子……(耳语)不就走不了啦。

苏 毅 嗨,可不敢把你妹妹掐坏了噢。

苏小眠 我有数。(诡秘地进房)

[苏毅故作轻松地边吹口哨边给橘子盆景浇起水来。]

[孟冰茜提着大包行李从房内出。]

孟冰茜 别浇了,你是懂得在南为橘,在北为枳的道理的,它在这儿是结不了橘子的。苏毅同志,我这里再次向大西北的钢铁卫士致敬了!两个宝贝孩子都给你留下了,西北风和秦腔,是会让他们的生命发出美妙无比的声音的。(欲走)

[房内传来婴儿的哭声。]

苏 毅 小枫还在吃奶……你……

孟冰茜 你多能啊,相信你会有办法的。(自言自语地)我看你回不。[苏小眠抱着婴儿从房内出。]


苏小眠 妈妈,留下来吧,我们应该和爸爸在一起。

孟冰茜 你爸爸要把你们卖给大西北了,你还要和他在一起,要是同意,你现在还可以跟我走。把你妹妹留给他。

[苏小眠将婴儿掐哭。孟冰茜难过地欲抱又止。]

苏小眠 妈,我瞧不起你。人家都来支援大西北,你要是当了逃兵,我在班上就没脸见人了。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可是班长。

孟冰茜 好……好,你们都留下喝西北风吧,我走,我是逃兵……我是逃



兵……(向门口走去)

[苏小眠将哭声更甚的孩子塞进母亲怀里,并紧紧抱住母亲。]

苏 毅 冰茜!

(唱)留下吧,我们休戚一道。

合 (唱)留下吧,我们冷暖共匀。

苏 毅 (唱)留下吧,我们生死依靠。

合 (唱)留下吧,我们患难同巢。(父子俩紧紧围住孟冰茜)

孟冰茜 这……这是绑架!

[周长安跑上。]

周长安 好消息,第二批西迁的同志,已从上海徐家汇登上西行专列!

苏 毅 (兴奋地)准备迎接!

[激越的《西迁之歌》起:]

告别江南,

西迁,西迁。

西北是黄河的起源,

西北是文明的摇篮。

用生命把沉寂的土地摇撼,

用智慧把熄灭的薪火点燃。

莫等待,莫顾盼,

快卷起温馨的睡毯,

速跨上西行的征鞍,

西部在召唤,

西迁,西迁……

[歌声中舞台后区呈现出宏大的西迁场面。]

[孟冰茜悄然收拾起行李、抱着孩子向房内走去。]

第二场

[十年后。]

[西部交大孟冰茜家。橘子盆景上出现了一两颗果实。强劲的西北风狂暴地推击着窗户。远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苏毅”的标语依稀可见。]

[孟冰茜在用辣子窝捣谷米。]

孟冰茜 (唱)沙尘弥漫狂飙卷,
潮涌云动天地旋。
老苏天天受批判,
岁月戚戚如倒悬。

[米杵跌落,砸在脚背上,孟冰茜抚脚痛哭。

[腆着大肚子的杏花机警地上,敲门。

孟冰茜 谁呀?

杏 花 (轻声地)“要斗私批修!”我。

[孟冰茜开门,杏花闪进。

杏 花 我的爷呀!我还怕你不在家呢。

孟冰茜 乱糟糟的,能到哪儿去呀。

杏 花 孟老师,你咋哭了?

孟冰茜 (急忙掩饰地)噢,没有。

杏 花 你这是……

孟冰茜 托人弄了几斤稻子,想捣点米,老苏和孩子……有好长时间没吃大米饭了。

杏 花 我的爷呀!我来帮你杵,你就不是干这活的人么。(帮忙杵米)

孟冰茜 怎么,有孩子了?

杏 花 都九个月了,要不是给你送鸡蛋,我老汉都不让胡扑腾了。哎,听说学校出了好多坏人?

孟冰茜 你相信吗?

杏 花 我大说了,咱是贫农,得有阶级觉悟哩。

孟冰茜 苏老师就在受批判,你还敢把鸡蛋卖给我吗?

杏 花 苏老师……不可能吧?

孟冰茜 已经批斗好几天啦!

杏 花 我的爷呀。

孟冰茜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就……

杏 花 砍了头碗大个疤子,明天我给咱苏教授送点羊奶来补补身子。不过,能不能在学校外边找个地方……见面?

孟冰茜 我理解。

杏 花 也没别的意思,我是怕让人揪住,拉来揉去的,把娃失塌了。

孟冰茜 好,依你安排。

杏 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明天学校东门外见。(自言自语地)我的

